

丁红梅在重庆女子监狱关押三年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我叫丁红梅今年已六十四岁，曾经两次被非法判刑，第一次七年，第二次三年。两次都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到非人的迫害。

第二次于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被非法判刑三年，于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关入一监区互监组进行强制“转化”迫害。

迫害我的四个包夹是陈海燕（经济罪犯）、张莹（职务犯罪）、兰怡（经济犯罪）、石玥（毒贩）等4人。但包夹的犯罪行为，是在专门负责暴力“转化”的恶警——唐安智的授意下，才敢这么猖狂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的。

下面是我受到迫害的事实经过：

1、从我入监的次日早晨起，包夹陈海燕就开始打我，五天之内打了我三次，每次一打就是五六下耳光，用帽扇把打我头部，一打就是一个大包。用脚踢我脚杆和小腹部位，被踢得青紫肿胀，连上厕所都

困难。并罚我站军姿，脚肿胀很大，还说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经常到凌晨2点或四点才准睡觉。

2、一次，陈海燕用水桶打我，把桶都打烂了，还用凳子打我的肩膀，把手臂打青紫一大块。陈海燕对其他几个包夹说：“对待法轮功要像冬天的冰雪一样冷酷无情，水火不容，是敌我矛盾，采取什么手段折磨都不过分。”显然包夹的肆无忌惮是受到警察唐安智指使并纵容的。

3、陈海燕每天早晨集合后都要打我，天天强迫我喝中药水，并每天强迫我站军姿到凌晨两点。不准我喝水，我渴得没法想喝点冷水，兰怡不准，并向陈海燕告状，陈又使劲踢我小腹和脚杆，扇耳光。并用皮鞋在我脚背上使劲来回踩碾，双手使劲捏我的乳头，用大画报卷成筒打我的背脊骨，痛得我脊梁象断了一样，翻身都困难，陈海燕和张莹还各提我的左右臂，将我往凳

子上摔，我的屁股被摔得疼痛难忍，直到将凳子摔破才罢手。我全身上下都被踢伤过，胸部至今还鼓起一个硬包，眼睛也被踢伤过。一次陈海燕踢到我的软肋上，当时我被踢倒在地上，半天痛的说不出话来，看到我难受的样子，陈海燕一把抓起我的衣领，大吼“莫装得那么像，又没踢到要害”。

4、在三月份天气还较冷的时候，陈海燕两次用洗脸盆装满水从头上泼到我身上，我被呛得出不了气。衣服湿透不准我换，硬逼我穿干。每天我做洗漱室卫生，陈又一盆盆水泼在我布鞋上，不准换，穿干，令我脚湿气，起泡烂痒，出黄水。

5、兰怡对陈海燕说，对待法轮功我有新招，打她呢我们手痛，用新招就不用手痛。她们用洗脸盆装一盆盆水，让我端在手里，不准挨着身体，水不能洒在地上，若有水洒在地上，就用我的衣服来擦，擦完就甩给另外同室的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唐成碧洗，洗完就归唐。有时让我双手提两个大半桶水，不准将桶放在地上，若被发现桶挨到地上了，看到就会被加满水。从早晨七点多一直要提到凌晨五点半才让睡觉，五点五十又起床打内务，吃饭，之后继续提端水，连续不断的折磨，双手被打起血泡，站着也打瞌睡，双腿肿胀得象大象腿。

6、包夹还让我坐小凳子，马上起来再坐下，一起一落算一个，让我做1600个，连续不断，若不连续，又重做，累的我上气不接下气，衣服被湿透，且不准洗澡换衣服，再臭都得穿，做完下蹲就是站军姿，接着又提水，军姿站不好就用帽扇把狂打，扇耳光，还用（转下页）

丁红梅在重庆女子监狱耳闻目睹的迫害

* 七十二岁的张开琼被打骂，用穿皮鞋的脚踢脚杆，还用做卫生的毛巾塞在嘴里。年近古稀的霍运碧不准上厕所，尿顺着裤子流在了地上。陈海燕逼她将自己的毛衣来擦尿，并不准换裤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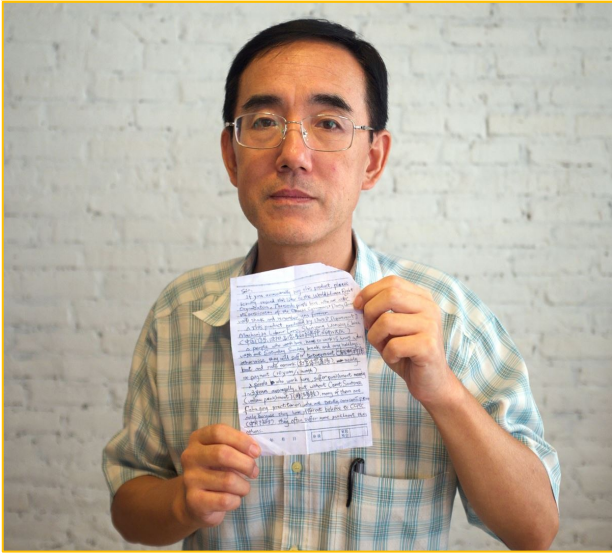
* 四十多岁的钟庭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又不准坐，只能站着，大便在裤裆里都干了。

* 五十多岁的唐成碧被陈海燕罚站，用双手端大半盆水，体罚站军姿，抄监规。

* 谭昌蓉于二零一五年九月劫持入狱后，唐安智想在三十天里“转化”她，没成功过后，就叫四个包

夹白天晚上轮流迫害她，不准睡觉，包夹只要见她闭眼，当时是十二月份，就提起她的棉衣领，将冷水从头顶淋下去，全身都湿透了不准换衣服。她从来都没穿过一天干的衣服。不准大小便，拉到身上也不准换，流到地上，就逼她用自己的干净衣服擦，然后扔掉。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扇耳光，拳打脚踢，将头和身子往墙上和铁上撞，谭被打得遍体鳞伤。暑九寒天只准她穿薄薄的一层（并且将前后的窗户打开，让她受冻），让她打光脚，蹲在地上（蹲军姿，不准动），一动就拳打脚踢，扇耳光。◇

华人：全世界都应来看



图：孙毅手拿他塞到万圣节装饰包装盒中的求救信（剧组提供）

【明慧网】纪录片《求救信》讲述的是，二零一二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制造的万圣节装饰品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信，她把这封信给了媒体，引起世界轰动。

基于真实故事的纪录片《求救信》，于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第四十一届“纽约亚裔国际电影节”（AAIFF）的东村主会场上放映。观众无不表示震撼。

该片导演是曾获皮博迪奖的华裔导演李云翔。故事主角孙毅，因为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国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关押了两年半。按照他自己笼统的计算，有两年时间他是从一种酷刑、到另一种酷刑、再到不同酷刑的组合。期间他把大约二十封求救信藏在奴劳产品中，终于有一封随着万圣节装饰品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一名俄勒冈州女子发现了它并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将求救信曝光。

“我感动到说不出话来，真的，我已经说不出话了。太惊人了，异乎寻常的惊人！它让我叹为观止，我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没有浪费。这不是一部影片，不只是一部真实的影片，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在那里，我流泪了。他教育了我，不止是一件事，而是很多。”这是一位观众的表白，还有91岁的陈先生说，“这个电影应该让全世界都来看啊”。◇

（接上页）笔尖刺我的头部，跟打针一样的痛。

7、不准睡觉，如果困得睁不开眼睛，包夹就用茶叶水泼我的脸，用风油精刺我的眼睛。打我的头、扇耳光、敲我的背，不准我闭眼，让我清醒。我身上到处都是大包小包，青的紫的，数不过来。

8、强制洗脑，精神迫害：每个法轮功学员除了肉体折磨外，在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伤害，被强制“转化”洗脑：每天必须看邪恶栽赃陷害大法的邪书、光碟、必须每天写心得体会，写完由包夹按照邪恶的要求修改，再由本人誊抄，然后认为合格了，才准睡觉，常常是每天只能睡半小时至一小时，不“转化”就一直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在这种高压的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情况下，郭传书被迫害致死。谭昌蓉尽管受尽迫害也没“转化”，唐安智就叫包夹将她天天带到四楼去看诽谤大法的电视和资料。还是“转化”不了，就叫包夹逼她写五书。一次唐安智在4楼办公室说，老子起了一天的云，没下到雨，那怎么行。谭说，“转化”

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唐说：那不行，这里必须“转化”。要人人过关。之后，又叫包夹让她写五书，由包夹写好逼她抄，不抄就打。谭仍不“转化”，就让她在规定的时间内做一到五层楼的走道，厕所，洗漱室的全部清洁和舍房的清洁。

9、我的手被打断：二零一六年八月二日早晨，张莹突然骂我说：“疯婆子，贱人，你的盆子我把它放在第4个位置上了，（之前我一直是第三个位置已有大半年了）”。饭后放碗时，我习惯性的放在了第三个位置上，当我发现放错时，我立刻拿出来放到了第四个位置上，包夹石玥看到就开始乱骂，我立即道歉，张莹听到也骂，张一边骂一边用力推我，我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张莹一掌推到洗漱室的墙上被弹回来倒退两步，狠狠的摔在地上，左手在墙角与地板的直角上，起身后，我发现左手腕已严重错位了。

卫生员吩咐我把手腕泡在盆子里，一个上午，四个包夹不准我打报告反应情况。中午陈海燕用弄来十支冰棍包在我错位的地方，冰得我牙打咯吱，难受得很。晚上狱警樊某巡查

监舍，闻到药味，问谁擦了药，包夹轻描淡写的说是我“触了气”，狱警樊某见我的手腕严重错位的样子，问我怎么回事，我就如实讲了经过。晚上张莹让我提水洗澡，然后陈海燕拿起我的盆子接了两盆水泼在我身上，四个包夹在一旁讥笑，陈说“疯婆子，贱人，莫装。”逼我用左手吃饭。

八月三日，监狱从外面请来两个男士的，说是大医院的专家，他们叫我坐在椅子上，一个在我手腕处打麻药，一个在我前面拉四个手指，再上夹子固定就完了。我被包夹迫害受伤，最后监区还处罚我“学习一个星期，每天两小时，抄监规两遍”。虽然我的手受伤，已经严重影响我生活，还要我参加生产劳动，用一只手做。我洗衣服只能一只手洗，然后用腿夹住拧干。我一再要求监狱对我的伤手和胸部硬包块进行照片检查，在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监区长才带我去长康监狱医院检查，但检查结果也没告诉我。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在女子监狱医院照片，告诉我说好的，正常的。我于七月十五日离开监狱，距离受伤的时间已近两年，但是我的手还是这样。◇